

AI二创乱象：“AI魔改”视频的技术及文化创作特征研究

冯浩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广州 511442

摘要：AIGC技术的发展为“二创视频”的创作注入了动能，但也滋生出“AI魔改”乱象。“AI魔改”视频呈现出技术特性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的特征，其在技术肌理上，既体现出技术赋能的创作革新，又因技术掣肘暴露出破绽；在创作特征上，其与社会盛行的“抽象文化”紧密相关，呈现出荒诞反常规的内容特征、解构主义倾向的创作思维以及亚文化狂欢的传播逻辑。

关键词：AI魔改；二创；AIGC技术；创作特征；抽象文化

引言：从二创到AI魔改

在国内影像创作领域上，对艺术作品进行二次创作早有传统。2005年，胡戈以电影《无极》为蓝本二创的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炮而红，二创自此成为中国视听行业中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二创衍生出切片截取、内容解说、混剪，创造性改编等多元类型。这种创作形式打通了内容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壁垒，实现了个体对文化产品的深度参与和个性解读，从而成为网络传播空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然而长期以来，创造性二创受限于客观素材储量与主观创作能力，创作者只能依托原剧既有镜头，通过粗糙和模糊化的后期手段让原本不存在的情节得以发生，而且往往需要观众积极参与“脑补”才能达成情感共鸣。

但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中，AIGC技术的应用为影像生产注入了强大的创新与传承动能，使视频二创摆脱了素材与生产力的双重限制。借助AI工具，创作者可自由重组剧情元素、塑造全新场景，实现对原作的个性化重塑。如果“AI二创”对原作的改编得当，那么有助于既有内容的全新解读和创意探索，比如有网友利用AIGC技术二创了1987版《红楼梦》中“宝黛”相亲相爱的场景，辅之以与原声相似度极高的AI配音，满足了“老片新看”的审美期待。但也有一大批以“搞抽象”博眼球的“AI魔改”视频在社交平台病毒式传播，比如《甄嬛传》中妃嫔举枪扫射、《红楼梦》林黛玉“倒拔垂杨柳”、《西游记》孙悟空骑摩托车取经等荒诞片段等等，虽引发部分网友的猎奇式关注，却因颠覆原作核心精神而遭人诟病。

2024年12月8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AI魔改）》^[1]，将此类改编不当的“AI二创”视频定性为以假乱真、亵渎经典、涉嫌侵权的“AI魔改”视频，并要求相关方进行严肃整改。这一界定凸显了“AI

魔改”与正常二创的本质区别。对于“AI魔改”，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AI魔改”视频，是指利用AIGC技术对原有影视、图像等内容及其元素进行颠覆性改造的二次创作视频，这类视频以扭曲原作核心、追求猎奇效果为导向，其独特的技术应用方式与鲜明的文化创作倾向，构成了数字时代网络文化的特殊景观。基于此，本文聚焦“AI魔改”视频的技术特征与文化创作特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推动对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解。

一、“AI魔改”视频的技术特征：AIGC浪潮下的技术肌理

“AI魔改”视频的兴起与发展深植于AIGC技术演进的脉络之中，体现出独特的技术特征，其在技术的赋能下实现了从生产层面到内容层面的创作革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发展水平的掣肘，暴露出诸多不足。

（一）技术赋能：“AI魔改”的创作革新

近年来，AIGC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其对影像生产的赋能，涵盖了剧本生成、角色设计、预制作、拍摄、剪辑等多个环节，实现了影像生产模式的革新，开启了影视产业“人机共创”的新时代^[2]。继OpenAI文生视频模型Sora引发全球关注后，国内快手可灵AI、字节即梦AI、海螺AI等工具相继上线，标志着AIGC技术已从基础的图像识别、语音合成，升级到能够深度解读剧情逻辑、精准捕捉角色特征的创意改编阶段。这些工具通过对海量影视数据的学习与分析，能够快速提取原作的画面风格、角色形象等核心元素，为“AI魔改”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当前主流的AIGC视频工具普遍具备低门槛、高自由度的操作特征。用户无需专业的视频制作技能，只需输入文字指令，选择画幅大小、图像清晰度、生成风格等

参数，即可一键生成目标视频。其核心生成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文生视频，AI先解析文字指令并拆分为分镜头描述，再将描述转化为关键帧图像，最终串联成连续动态视频；二是图生视频，用户上传单张图片后，AI可自动将其转化为5-10秒的动态画面，若结合文本描述，还能定向拓展内容、延长时长，且因有原始图片作为参考，生成内容的可控性更强。进一步地，用户只需将生成的AI视频与原视频桥段进行简单的插入与拼接操作，就足以生成一条时长可观、极具颠覆性的“AI魔改”视频。此外，AI还具备模拟角色配音等功能，通过原声克隆、对口型处理等后期制作技术，可以获得与原型高度相似的配音，强化了“AI魔改”视频以假乱真的可能性。

（二）技术掣肘：“AI魔改”的创作破绽

尽管AIGC技术实现了创作效率的飞跃，但规模化生产初期的技术瓶颈，仍使“AI魔改”视频暴露出诸多关键破绽。比如在动态连贯性上，长镜头“闪烁”和“跳变”问题突出；在角色还原上，“恐怖谷效应”未根本解决，人物微表情空洞，体态僵硬扭曲，服饰发型常有畸变；在表现物体运动时，违背常识或物理规律的镜头屡见不鲜；在生产效率上，看似低成本的创作实则陷入“抽卡式”困境，一个5秒镜头需数小时调试提示词，效率反而低于实拍等等。

从技术本质来看，AI视频基于对大量已有数据的学习与模仿而生成，这种基于统计规律的模式化识别，难以真正理解视频生成指令背后的复杂逻辑和情感。而且当视频内容涉及到包括图像、音频、文本在内的非单一模态的信息时，当前模型在处理多模态及其时空关系时存在明显短板，体现为画面、声音等元素的不协调等等。并且，AI生成视频内容所调用的数据集，可能因为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致使模型产生模糊或错误认知，导致AI视频在精细度和真实感上存在瑕疵。另外，随着AI生成视频时长的增加，其对计算资源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对AIGC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所以目前“AI魔改”视频能够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影视桥段，实则依赖于创作者的“三次创作”。

二、“AI魔改”视频的创作特征：抽象文化下的创作风潮

“AI魔改”并非单纯的技术产物，其内容特征、创作思维、传播逻辑深度绑定2024年以来盛行的“抽象文化”，成为这一网络亚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全新表达载体，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创作特征。

（一）内容特征：荒诞与反常规

2024年，“抽象”一词上榜了《语言文字周报》的

年度十大流行语^[3]，并且成为互联网空间的关键词。历经多年演变，“抽象”已从最初游戏直播圈的攻击性话语，转变为一种以情绪为内核的流行亚文化现象以及具有高度传播力的话语体系——整活、玩梗、讲废话、猎奇有趣、解构一切并满足于其中的乐趣，“它可以是一种对价值排序的颠倒，是一种对负面情绪的消解，还可以是一种与平庸日常的对抗”^[4]。

“AI魔改”是对经典或热门影剧综片段进行的再创作活动，其内容往往摒弃理性主义和叙事的优先性，转而追求脑洞大开、猎奇荒诞、颠覆常规的视觉效果，此皆为“搞抽象”的典型表现。在“AI魔改”视频中，夸张的肢体动作、怪异的语言搭配、离奇的情节拼凑等特征，使得最终呈现的内容与原义大相径庭，比如AI魔改后的《甄嬛传》中，后宫心计之争变成了枪支弹药的火拼，妃嫔一言不合便骑摩托离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厚颜无耻”的经典场面被魔改为丞相举手枪、喝红酒、打手机、带黑框眼镜甚至跟对比方比心等多个版本。这些对原视频反意义、反逻辑的二创，使影像语义的阐释不再具有唯一性和权威性，个体对内容的理解难以产生认知上的一致，导致“非可利用性基模”的调用进行内容处理^[5]，从而使受众感到新奇。

正如巴赫金《谈诗歌》所说的“怪诞风格的本质就是现实的各种异类因素的奇妙混合，就是打破世界通常的秩序和结构，就是形象的自由幻想性和‘热情与嘲讽交替’”^[6]。“AI魔改”是抽象文化以新的形式介入社会现实，其背后所折射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群体的文化姿态，以及表达自我个性与文化旨趣的方式。

（二）创作思维：解构主义倾向

“AI魔改”的创作过程，本质是对原作的解构与意义的重构，体现了“抽象文化”鲜明的解构主义倾向。作为逻辑学中的概念，“抽象”指对感官材料通过去感官化而转化成思考对象及概念化的过程。而网络语境中的“搞抽象”恰恰是对既有概念的破坏与消解——在AIGC技术与短视频媒介的双重加持下，原本具有连续性、整体性的影视内容，被拆解为可随意提取、重组的碎片化符号，其原始语境与核心意涵被彻底剥离。基于这种解构，创作者通过完全挪用或混合挪用，对原有素材中的部分元素再改造，进而打破原有的语境，实现意义的重塑。

在新媒介时代，用户早已不是法兰克福学派言说的精神控制、迷失自我的所谓“白痴观众”，相反，这群用户拥有强大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和重塑现实文化的能力。创作者在网络这片原野上随意掠夺，挪用符合自我口味的素材，前进或撤退地进行文本玩弄^[7]。在短视频平台

上，现代与古装元素深度杂糅版的《甄嬛传》，出现了瓜尔佳氏去霍格沃茨学院进修魔法、皇后来到现代大学讲课、华妃乘坐高铁回农村过年等全新情节；综艺《向往的生活》被魔改后，何炅对黄磊的厨艺表达不满，言辞犀利甚至大打出手，“邪恶栀子花”取代原片叙事成为新梗；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和敖丙时而街边撸串、时而T台走秀、时而举起机关枪扫射土拨鼠……这些创作彻底脱离了原作的基本样貌，新语境的构建完全服务于“抽象”表达，原本的剧情意义被消解，转而承载创作者的个性化情绪与亚文化态度，印证了亨利·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特征。

（三）传播逻辑：亚文化的狂欢

在巴赫金的提出的“狂欢”中，人们通过加冕、脱冕、化妆、戴上面具，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与自由的美梦^[8]。从传播主体上看，狂欢的内核强调了全民参与与平等自由对话，“抽象文化”的流行在于媒介本身能够作为亚文化群体宣示主权存在的工具。一方面，传播权利的再分配打破了受众被动论的观点，用户可以利用媒介参与到内容的创作中，尤其是生成式AI工具的低门槛特性极大地拓宽了参与创作的群体基础，“小作坊”式的民间创作蓬勃兴起。另一方面，媒介搭建的数字虚拟空间消弭了用户之间的距离感，实现共享话语的平等参与。用户每抛出或回应一个“抽象梗”，都能瞬间与陌生人产生连接，在“AI魔改”视频的评论区底下，各种新奇的观点相互碰撞，幽默诙谐的调侃此起彼伏，形成了热烈的跨圈层的互动氛围。

在传播的形式上，AI魔改视频通过加冕与脱冕显示出狂欢仪式性。巴赫金指出，在西方的狂欢节上，“加冕”是对小丑、平民等卑贱人物地位进行升级，而“脱冕”与之相反，尊贵的身份和卑贱的身份相互转换，创造出一种打破常规的新奇情境。例如，有博主用AI制作的《“假”嬛传》为封建帝制下的可怜女性鸣不平，将安陵容侍寝又被退回的桥段改为安陵容因不愿做备胎而掏枪，逼得皇帝落荒而逃；剧情中荡秋千的、跪地请安的、摇尾乞怜的、被嫌弃的不再是甄嬛等一众嫔妃，而是皇上。巴赫金还认为插科打诨和冒渎不敬的粗鄙之语也是狂欢节的一大特征，这在“AI魔改”视频的创作与传播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大量的“AI魔改”视频采用粗暴甚至低俗的台词配音，或者痴迷于用AIGC技术“拉郎配”“嗑cp”，让两个不同时空甚至毫不相关的人做出亲密行为，产生猎奇的观感。这些对视频本身意义的脱冕和对人物角色的降格，有的蕴藏了创作主体对权威的消解和个体意志的彰显，有的并无深意，只是以无厘头和

反常规的方式追求纯粹的快感，但都契合巴赫金的“第二世界”——人们能够暂时脱离世俗的枷锁，实现群体情绪的宣泄；同时，以“AI魔改”这样一种相对低风险且直观高效的方式，缓解“第一世界”中的规训压力，构建起与主流身份区隔的亚文化认同。

结语

作为AIGC技术与网络亚文化交织的产物，“AI魔改”视频技术特征与文化创作特征深刻反映了数字时代内容创作的变革与困境。技术层面，高质量、低门槛的创作工具为大众创意表达提供了便利，却也因技术发展初期的瓶颈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文化创作层面，“抽象文化”驱动的荒诞表达与解构思维，丰富了网络文化的多元性，却也存在偏离创作本质、消解经典价值的风险。

厘清“AI魔改”的核心特征，并非否定技术创新与亚文化表达的价值，而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其健康发展。对于创作者而言，既要拥抱技术的变革，也应当在合法合规、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创意表达；对于平台与监管方而言，需通过技术审核、规则引导等方式，划定创作边界、遏制不良倾向；对于受众而言，应保持理性认知，在娱乐的同时坚守对优质内容的追求。唯有如此，才能让AIGC技术真正赋能内容创作，让网络文化在多元包容与健康有序之间实现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广电总局要求规范AI“魔改”短视频，https://www.nrta.gov.cn/art/2024/12/10/art_3731_69779.html.
- [2] 刘子洋：AIGC浪潮下的影视生产——模式创新与风险审视，《西部学刊》，2024，（16）：36-39.
- [3] 语言文字周报：腔调2024：“十大网络流行语”正式发布，<https://mp.weixin.qq.com/s/Mloy1tTcFrkIkKIQILNEzg>.
- [4] 36氪：谁在小红书靠「搞抽象」赚到了钱，<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750070171/684ff39b00101b9vu>.
- [5] 燕耀、徐金丹：盗猎、狂欢与互动：鬼畜视频的传播心理研究，《当代电视》，2021，（06）：81-85.
- [6] [苏]巴赫金著，钱中文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 [7] [美]亨利·詹金斯著，郑熙青译：《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
- [8] 叶虎：巴赫金狂欢理论视域下的网络传播，《理论建设》，2006，（05）：66-68.